芬兰阿尔托大学 交流小结

2015-04-07 15:39:28

2014年的夏末，在经历了十个小时漫长的飞行后，我作为复旦大学校际交流学生，扛着满满当当的行李，装着一肚子的兴奋来到了芬兰阿尔托大学。 当时的一切就像是阿尔托校徽中大大的问号一样充满了未知和挑战。之前听说过芬兰人的高冷，也担心过英语普及率的问题，不过种种担忧和疑惑都结束在路人和公车司机流利的英语和大大的微笑里。阿尔托的电子工程学院位于首都赫尔辛基边上的一个小城——Espoo，真真是地广人稀。特别当冬季来临白雪覆盖时，每每趁着珍贵的日照时间从温暖的寝室大窗向外望去，入目的全是静立的树林，隐约有雪色掩映下的小红果，楼前的路上鲜有车辆和行人，连对面的活动楼Smokki都一改夏日party的喧闹摇身一变成了寂寥沉默的守望者。 冬季最热闹的怕是常年开放的自习室和design factory了吧，这便是学校给学生们提供的舒适的学习环境和适宜的讨论地点，几个大机房的楼上，一个个独立明亮的小自习室里满是埋头钻研着的苦读者和热烈讨论着的小组们。因为当时选的课程“软件设计与建模”，我和几个小伙伴们也曾几度承包了一个自习间。作为一个工科学生，我深切体会到了阿尔托和复旦在专业培养理念上的不同，与复旦全面发展的通识教育不同，阿尔托的重点则是相对较专业的专业培养和基于个人兴趣的自主选择。从进大学的一开始，学生们就开始接触类似单片机和电路设计之类的实际操作，发挥创造力从实践中学习，平时的讲课只有较少的一部分学生参加（这些学生还大多是交流生和亚洲学生）。我选的一门课程“复杂网络”就是一开始教授为了能够容纳下所有选课的人特地要求换了一个大的阶梯教室，结果两节课下来，上课的人数锐减，个位数的人稀稀拉拉地听着大教室的回音。另一门课甚至在上课后5分钟里整个教室只有我和教授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天才又来了一个同学开始上课。关于这一现象，我曾经和芬兰同学交流过，得到的答案是：“Only weird people go to the lectures.”当时震惊不已，我便讲了中国有些课授课时点名、签到的制度，得到的评价是“unfair”，聊下去才发现，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学习侧重于自学和实践，不去上课只是因为他们把时间花在了自学和做项目上。甚至阿尔托的许多课取消了书面考试，用口试和项目来替代，而这样的课程往往更得学生们的喜爱和好评。可能正是出于对实践和做项目的重视，人数仅千人的电子工程学院也不乏科技前沿的大型项目。我记得当时迎新会的时候介绍的学院比较著名的项目就有关于隐形眼镜芯片和航天器的，甚至学校里就有一个小型核电站。 这一次交换最美好的部分自然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们，怀念参加新生大会时忐忑的初识，怀念一起出游的欢畅，怀念home party上不同文化的碰撞，怀念临走时的依依不舍……每一个微笑，每一个拥抱，交织成回忆里最美的片段。